



大江由此东去

汪 渔

四川宜宾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。一岸是著名的东山白塔，一岸是林立的高楼。一眼望去，江水包裹的城区仿佛一艘犁开江面的巨轮。

黄昏时分，青山隐隐，碧水悠悠，凭栏临江，有风一样的思绪，有云一样的情调。徜徉于合江门广场，广场变成了宽阔的甲板，夹镜楼便是兀立的桅杆。天幕一层层渐变为无垠的灰白，山岚轻绕的翠屏山正被染上黛色，岸边高低高的建筑被灯火次第点亮。它们把身影轻描淡写倾入江中，重叠成一幅朦朦胧胧的写意山水画。

左面是江，右面是江，前面也是江。当你明白脚下踏着的地方是江水交汇之处，仿佛自己左手挽着岷江，右手挽着金沙江，两手轻轻往前一推，它们就挣脱羁绊，势若奔腾，合成了长江。也许是前世的两片雪，被安排在各自的源头，因为某个约定，便化而成为水，一片随金沙江滚滚西来，一片随岷江滔滔南下，相逢在宜宾。为了百川归海的宏愿，长江一路高歌，穿三峡、越武汉、下江南，直达东海。

眼前的夹镜楼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，建于清朝初年，历经沧桑，古韵悠然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，能够俯瞰三江六岸。人站在夹镜楼上，恍如站在一部历史典籍之上，浩瀚河山尽收眼底，苍茫时空齐上心头。桨声欸乃，星光婆娑，桨声灯影里翻卷起的，当然不仅仅是江中的浪花，还有历史深处的幽微回响。

遥想当年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

人，顺流而下到达宜宾。父亲苏洵身边，两个儿子都是新科进士。彼时彼刻，“三苏”何其有幸！

而苏轼、苏辙兄弟二人，心怀鹰击长空之志，为宜宾写下《过宜宾夷中乱山》《夜泊牛口》《牛口见月》。彼时彼刻，宜宾何其有幸！

逝者如斯，江水淘尽世间之事，时间平复欢笑悲忧。

如果江上的人不上岸，大概夹镜楼的光芒会覆盖掉冠英古街的风采。如果不走进冠英古街那些四合院，大概不会感受到萦绕在院落上空的历史余温。如果不轻抚一遍那些青砖黛瓦和老物件，大概无人能解码古街刻录的岁月与烟火气息。

冠英古街始建于明代，繁盛时聚集着四十多个院子。通街院落，两进或三进进深。房上青瓦覆顶，房体以柱承檐，楼房走马转角。高门大户，灯笼雕窗，盐商、药材商进进出出。江风阵阵，吹来涛声、桨声和船工号子。石板街上，算盘声噼里啪啦，舂声叮叮当当，戏曲声咿呀呀呀……

行走在夜色中的冠英古街，远远近近，里里外外，游客摩肩接踵。站在街上张望，观音阁、八省会馆隐隐约约，粮房街、戏楼院宛如昨日重现，文麻阁依旧韵味悠然。顾客盈门的老字号、娴静又时尚的咖啡馆，还有路边餐馆里的川菜味道，不时溢上街面，总能一次次地把人从恍惚中拉回烟火人间。古典与新潮在这里不断碰撞，交织成不一样的风景。

我的目光，总是被“船员”或“乘客”吸引，忍不住打量他们的一举一动。

那位蹲在门墩上的老人——他额头的皱纹里刻着对故乡最深情的眷恋，嘴里的烟筒是他记忆的闸阀，一吸一呼之间，轻烟升腾，那是时间深处的野花、河流和鸟兽在他的眼前盘旋游走。

那对穿着婚纱的情侣——他们正试着阅览爱情路上的美好或是波折，努力书写岁月长河中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章节。

那双母亲怀中婴儿的眼睛——澄澈的眸子里，是天真，是单纯，是笑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四月天。

街边聊天的中年男人，笑靥如花的时尚女子，牵着父母衣襟、跌跌撞撞行走的小孩子……

一座四合院，进得门来，自己找桌子，自己取碗筷，主打一个自我照顾、自我服务。全体服务员似乎就做一件事——不停把刚出锅的形形色色的菜肴端出来更新场面。

大抵人间烟火，是城市里最古老又最现代的生命张力。

饭后，一群人漫无目的地沿街行走。来到一地，眼前的景物似曾相识。定睛一看，原来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又回到了“船”头。

一群游客正顺着一位“老宜宾”的指点浏览山河：你们看到没有？有一座塔的叫白塔公园；有一座桥的叫长江公园；灯光隐隐约约的地方，那是因为树木太多而得名的翠屏公园。“老宜宾”的语速不疾不徐，音调

不高不低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很认真地在给游客介绍心目中的新宜宾。

“若是白天，你们会看到……”突然，“老宜宾”停止了讲解。

顺着他的目光，一只彩色塑料风车从一名小朋友手中滑落，飘飘荡荡掉进岸边的江水里。

“老宜宾”没有迟疑，迅速跑到江边，把风车从水里捞了起来。

上得岸来，他才继续刚才的话题：“若是白天，你们会看到公园里满眼青绿，江面上飞翔着鸿雁、灰雁、白额雁；你们会看到清澈的水面下，岩原鲤、胭脂鱼、长江鲟在自由游弋。”

他说，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已深入宜宾人心里。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以来，宜宾一千二百名渔民告别“水上漂”，成为“护鱼人”。如今，鱼类种群数量由禁渔前的四十八种增加至九十二种。

他说，从2018年开始，政府对沿江化工企业进行搬迁、关停，拆除餐饮趸船……如今，宜宾的生态环境大幅改善。宜宾人还开始打造“两岸青山、千里林带”，建设生态缓冲区，建成环长江生态廊道近一百公里，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江清水。

细聊之下才知道，这位“老宜宾”竟是一千二百名上岸的“水上漂”之一，难怪对江面上的变化这么熟悉。

“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捞那只掉进水里的风车？”有人问。

“为了一江清水向东流，我生活在长江边，决不让污染出现在长江里！”

“天上有星千万颗咧，海底有鱼千万条……”

伴着绵长的歌声，一叶扁舟从远处驶来，身后拖着一缕波浪。船上两名女子，一人撑篙，一人撒网。在汨汨的流水声中，歌声像看不见的足尖，在水面上轻盈点出一圈圈涟漪。水网密布的传统沙田水乡，歌喉一旦展开，九霄云外都飘满悠扬的乐音。

这是粤乡一个临水村落的寻常夏夜。沿岸而建的凉棚，随处可见系在榕树下和河边的沙艇，静悠悠的流水，绿油油的天地，一切繁盛而又幽雅。

珠江流域，尤其是三江汇流处的三水河口，聚居着古籍所称的置户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广东置户生于江海，居于舟船，随潮往来，捕鱼为业。清末清初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·诗语》中载：“置人亦喜唱歌，婚夕两舟相合，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。”这歌便是“咸水歌”。

曾经浮家泛宅的置家，源源不断来到珠江口沿海一带的冲积平原，在艰难开拓自己生存空间的同时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一首首经典的咸水歌，犹如一颗颗散落于民间的明珠，拂去岁月的轻尘，依然摇曳生辉。

咸水歌有长句、短句，有不同的音调和拖腔。有独唱、对唱，由上句和下句组成单乐段体，多数用在独唱或是问答式的对唱曲中。因为歌头、词句或者叙事的需要，乐段又扩充或延长，构成不拘一格的自由体或叙事形式的长诗。乐句的旋律机动灵活，同是一个唱腔的咸水歌，两段词的旋律会有所不同，只是歌头、歌尾或拖腔不变，这成了咸水歌的特点。

咸水歌与水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，有着节奏上的共鸣。水上居民的生活是摇摆的，咸水歌便也在摇摆的节奏上形成。不同性格的人唱出来的歌，节奏迥然相异。听咸水歌，就如看见波光粼粼、千帆竞渡。

置家祖辈浮生江海，今宵枕着水浪拍岸的声响入眠，明晨醒来依然是水浪在身边流淌。他们创造出咸水歌，用以寄寓心灵，保持生命活力，支撑他们活出精彩。

尤其在夏夜，这里的人们，无论老少、不分男女，纳凉时兴趣一来，就大展歌喉。还没有停止劳作的人，也一边摇橹一边唱。只要对歌一开始，

咸水歌

陈世旭

人们瞬间忘情。隔船对唱、隔河斗歌，或搭歌台对歌。高堂歌雄浑高亢，古腔、新腔、长句、短句，花样迭出；大薯歌、姊妹歌，婉转缠绵。夜来四面八方，水上陆上，渔火齐明，皓月投下银光，歌声伴随涛声此起彼伏。基围旁边、桥上到处挤满了人，构成一幅独特的水乡夜色图。

“江行水宿寄此生，摇橹唱歌浆过溜。”像任何一个热爱歌唱的族群一样，置家人把喜怒哀乐都唱透了，从摇橹唱到生命的尽头。摇橹时唱，织网时唱；洞房花烛时唱，生离死别时唱。咸水歌最初没有谱，世世代代口耳相传，通过斗歌或对歌演唱，不断发展。置家上岸定居之后，才有了专门的词作者和曲作者。不蕉蕉蚕、捕鱼捞虾，娱乐恋爱、歌以唱和。

咸水歌的语言像泥土一样朴实，人们从歌中体会到先辈所经历的一切：他们像水一样冒险动荡，又像水一样随遇而安。水是他们的衣食之本，更是寄托心灵的所在。流传了几百年的咸水歌，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底蕴，是粤地乡民消暑度夏的好形式，更是拉动民间文化的一根弦。



往来明月里

马 一

今属浙江杭州临平区的古镇塘栖，是明清时江南最繁华的市镇之一。元末张士诚重修杭州北段大运河，武林头至江涨桥段成为运河的主航道，塘栖因此受益良多。本地丰饶的物产借航运便利占领市场，水果、糕点、丝绸等特产一时间“风靡京省”。

大运河穿镇而过，本地居民于是自然地将其地域分为“水南”和“水北”。一首有名的诗里写道：“两岸人家依绿波，中间一道是官河。月明桥外吴歌起，欸乃声中客梦多。”水乡在月光下恬静美好，“官河”上往来的船舶是古镇富庶的源泉，也是无数故事的开端。有趣的是，“两岸人家”数量上实际并不对等，塘栖镇大半的地面都在水南，老塘栖口中的“三十二井半桥、四十七条半弄”，绝大部分在运河以南。《塘栖志》中提及的诸多寺庙、远近闻名的超山十里梅花和各种风景名胜则在南边更远的地方。“水北”在人们的记忆里，似乎不那么重要，它狭长、偏僻、沉默，适合安放岁月的影子。

在我母亲那一辈人的印象中，塘栖人日常不太去水北，他们回忆水北的样子时，只会记得长长的青石板路、一排旧房子，最多说说哪里有一个粮站，哪里好像还有别的什么。水南对塘栖来说确实更重要一些，有太史第，有卓氏、吕氏等本地望族的祖宅和园林，有文震亨、袁枚等江左名士去过的酒楼，还有长长的檐廊和“美人靠”宣示着古镇富庶的历史。水北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，再往北越过一片藕塘和水田就是德清地界了。

2014年我去余杭区方志馆工作，办公室就设在水北街西侧尽头一座清末建成的旧民居里。两进院子，门前流水，屋后荷花，除了梅雨季节地板潮湿外，真是理趣天成。方志馆隔壁，是吕氏旧宅，现在变成了饭馆。本地文化学者吕老师是房东，有时候在店里“蹭饭”，会和我们聊几句。吕氏是塘栖望族，耕读传家，世代在镇上读书讲学。也是从吕老师口中，我逐渐了解到水北那一排旧房子的“含金量”。除吕氏以外，卓氏、姚氏、劳氏家族大多在水北也有房产。“如今水北街上的‘塘栖故事馆’原本叫‘西姚宅’，

是训诂学大师俞樾先生的母亲。

诸多世家在水北置业，说明水北在明清时期并不“荒僻”。在稍微往东一点的地方，2004年旧房改造时从居民家中墙体里拆出一块带字石碑，那是清乾隆十六年特旨嘉奖浙江省历来来地丁银从无积欠的功德碑。文史专家推测，乾隆御碑原址就在不远处。除此以外，水北街东段还有清代主管缉捕水匪、查禁私盐的水利通判厅遗址，距离御碑不过二三十米。如此看来，当年的水北应该还是很热闹的，乾隆“勒石以喻民”，自然要选一个行人稠密的地方，“官衙”门口就很合适。

明代诗僧释大香写过一首咏广济桥的诗：“桥夜寂行舟，天影淡空水。独有无事僧，往来明月里。”僧人踏月而行，意境很美。释大香为什么要在如水的月色下往来于横跨大运河的广济桥上？我不得而知，多半是约了某位江南名士，在何处院子里吟诗饮茶吧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桥名“广济”，它对周边居民的通勤便利有很多贡献。明朝时，宁波人陈守清募资重修广济桥，他的名字至今在当地传颂，居民为他树碑立传，以修桥为大功德。

重修后的广济桥质量极高，是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座存留至今的七孔石桥。如今水北开发旅游，节假日人头攒动，游客蜂拥于桥上，颇有“清明上河图”的既视感。上世纪90年代，急于发展经济的塘栖甚至曾经在广济桥上铺上石板，让汽车通行。这种行为很快得到了纠正，不过塘栖居民也因此对广济桥的结实程度很有信心。

卸下石板的广济桥露出了桥心八卦石（百姓戏称“吕祖帽子”）。而不再被物资匮乏困扰的人们，也渐渐开始注意到古桥本身的美，无论是流线条的拱顶结构还是桥身上的刻花，都有爱好者不辞辛苦前来拍摄记录，即使入夜以后，桥边依然人影憧憧。

踏月而行的不再“独有无事僧”，而是更多热爱生活、愿意发现美的普通人。水北在上代人心中荒僻的印象并非历史的常态，只是岁月里一小段相对寂寞的时光。当有更多人“往来明月里”的时候，水北往事也渐渐清晰起来，成为水乡的另一种财富。

高铁遐思

康 健

乘坐着复兴号高铁列车，从首都北京出发，在华北平原上飞驰。经过中原大地，我回到了黄土高原上的老家，这一路堪称“归心似箭”之旅。

凭窗远眺，看着窗边一闪而过的风景，城市、田野、村落、树林，以及宽广清澈、蜿蜒远去的河流，一路相伴、时隐时现的公路，不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。那几年我在天津上大学，去上学要坐长途客车翻沟过岭走上一天，到了西安再转乘火车去北京。普快列车要跑上三十多个小时，特快列车差不多也要一天一夜。不仅要提前买票，还要在北京转车再去天津。车上永远是人挤人，车厢过道上、座位底下都是人。有时买了票也挤不上车，只得从窗户钻进去。

从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出发，沿高速公路往西，车窗外闪过的景致，让我恍若身处苍茫的海洋。

此行的去处叫韭菜坪，位于赫章县境内，因“一峰中峙，九岭环绕”，又名九龙山。山和坪是不同的概念，我起初弄不明白，既然叫“山”，又何以言“坪”？直到亲眼所见，才万分惊讶：在这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，竟然有如此宽旷的平台！韭菜坪有大小之分：大韭菜坪以十万亩韭菜花闻名，是“中国野生韭菜——多星韭之乡”；小韭菜坪则以“贵州屋脊”闻名，主峰海拔两千九百米，为贵州之冠——确切说，我们是到了大韭菜坪的山脚下。

上山的栈道蜿蜒曲折，时缓时陡，足有五百多级。一路上，但见群岭逶迤，岚烟浮动，山风掠过，飘来花的清香。我的目光不由往步道两边的崖壁上搜寻，在杂草丛中，在岩石缝里，有那么数株野韭探出头来，长势并不丰茂，但花骨朵已完全绽开，在风中微微俯仰，如颌首，似招呼。我赶紧掏出手机拍照，朋友笑着说：“等到了坪子上头，

中国高铁的发展极为不易，饱含着建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，如今早已被看作是中国品牌、中国质量、中国速度的一个代表。这张闪闪发亮的名片，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。现在，高铁已经覆盖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村，也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平稳舒适和安全快捷的出行享受。选择乘坐高铁，以更快的速度奔向更远的远方，已经成为大家惯常的出行方式。

在车上凭窗坐定，窗外的风景，就像是一帧帧的胶片定格，又像是一幅幅的风景画叠放，扑面而来，而又快速退去，让世界有如万花筒一样呈现在面前。我曾看过几期题为《坐着高铁看中国》的节目，深感坐着高铁看中国，其实就是看发展，看江山如此多娇的美丽风光，看各地你追我赶、日新月异动人场景，相信每一回都会有“相看两不厌”的体验。

建设高铁这种大型交通设施，无疑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支撑。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，才会有高铁事业的发展。然而，大家更看到，高铁事业的快速发展，反过来又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。一条条高铁、一座座车站，每天都忙着迎来送往。川流不息的不仅是人流，更有物流、商流、信息流……高铁改变了时间概念，而时间概念的改变，又进一步连空间概念都改变了，结果就形成了新的时空概念、时空关系。比如，现在乘坐高铁出行，半个小时就能走出很远，一小时生活圈、几小时都市圈在各地陆续形成。以往朝发夕至已算便捷，现在则可当天往返。这样一来，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安排都会大不一样，主观预期也发生了变化。人的智慧与努力，改变着环境，又造就了新的环境，产生新的希望，也催生新的动力。

你还不乐疯了！”

俯首躬身，爬上一段陡坡，待抬起头来，哇！一片壮阔无边的花海撞进眼帘：肆意渲染的花丛，酷似三维的织锦，在箭竹茅草的簇拥下，在山风鸟雀的伴唱中，沿着坪子起伏的山地，自由地、率



▲中国书画《韶山写生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海栈道，登上一个地势稍高的山丘，立在一旁的标牌告诉我：海拔两千七百七十七米，贵州第五高峰。站在山巅，适宜于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鹰。对，凌空盘旋的鹰。你一定看见，这峰顶像一个火山口。但，从火山口喷涌而出的，不是

红色的岩浆，而是以绿、紫色为主的“颜料”。这些颜料搅和着、浸润着，自上而下地漫流，悄悄凝固在周遭的山坡上。或许，你还会发现，脚下全是星空的倒影，底幕绿幽幽的，那紫色的精灵，太像仙女的眸子啊！

极目四望——面东，花海向远处延伸，步道没有跟进，那份旷远的静美，可

性地蔓延铺陈，遥与云接。

我以往在田间地头见过的韭菜花都是白色的，而在这里，怎么会变成紫色呢？真不知其中有什么基因密码。也许，是高原的寒山瘦水、灼日罡风，铸就了它鲜明的特质，来展示一种不能忽视的存在吧。

山风拂过，韭浪翻滚。我们沿着花

红色的岩浆，而是以绿、紫色为主的“颜料”。这些颜料搅和着、浸润着，自上而下地漫流，悄悄凝固在周遭的山坡上。或许，你还会发现，脚下全是星空的倒影，底幕绿幽幽的，那紫色的精灵，太像仙女的眸子啊！

极目四望——面东，花海向远处延伸，步道没有跟进，那份旷远的静美，可